

卑劣的小鬼

费·索洛古勃摇著

刁绍华摇译

Сологуб
МЕЛКИЙ БЕС

撒旦的蜕变

——译者前言

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863—1937)是俄国象征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早在1890年就已开始发表作品,但直到1906年才在俄罗斯文坛上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犍劣的小鬼》。这部作品问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因此连续再版,至1914年已经出到第7版。用亚·勃洛克的话来说,“整个有教养的俄国都读过”《犍劣的小鬼》。^①这部小说很快译成德、英、法、意、波兰、丹麦、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多种欧洲语言,从而使索洛古勃饮誉欧洲各国。

《犍劣的小鬼》篇幅不大,表面看来内容似乎很简单,实际上这却是一部内容相当复杂的多层次的长篇小说。

首先,索洛古勃在《犍劣的小鬼》中艺术地再现了他本人在偏僻闭塞的内地小城十年(1894—1904年)执教和生活的体验。据他的妻子阿·切鲍塔列夫斯卡娅证实,索洛古勃在大卢基城任教的时候(1894—1904年),便根据对当地野蛮而又庸俗的风习的观察开始构思孕育《犍劣的小鬼》。作者本人在小说第二版序言中也很明确地写道:“我的小说中一切离奇的、日常生活的和心理的成分皆以非常准确的观察为依据,我在自己的周围拥有足够的‘原型’可供我写作这部小说使用。这部小说是一面做工精巧的镜子……表面光洁平整,构造纯净

^① 亚·勃洛克《愿卷本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100页。

.....”小说的确像一面镜子,真实而准确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内地的市侩习气以及教育界的黑暗,学校、家庭和社会对少年心灵的严重摧残。这个小城里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居民,都笼罩着阴暗的色彩。“穿透云雾的光线非常暗淡,仿佛不是阳光,照耀着世间的一切。马路上的寂静显得十分凄凉,不知为什么这些可怜的破旧建筑物伫立在马路两边,怯生生地暗示着那里面的人们苟延残喘地过着贫困而枯燥的生活。偶尔见到几个人影,——他们慢腾腾地走着,仿佛他们没有任何追求,仿佛他们艰难地克服了使他们变得懒洋洋的昏昏欲睡的状态.....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惶惑不安之中,笼罩着来自天上的疏远感。”检察长家的房子外貌狰狞,令人生畏。高高的房盖紧紧地压在窗户上,把窗户压得贴到地面。房檐的护板和房盖从前曾经涂成鲜艳的颜色,可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和雨水的冲洗而变成灰暗的了。大门高大而笨重,高过了房子,仿佛是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经常上着锁。门里响着铁链声,一条看家犬向每一个过路人发出低沉的吠叫。“惟有孩子们永远不知疲倦,心里装着人世间的一切欢乐,生机勃勃,奔跑着,嬉戏着,——但是,因循守旧的阴影也已落到他们身上,一种没有形体的看不见的怪物在他们的身后已经生根,有时用充满威胁的眼睛窥视着他们突然变得呆滞的面孔。”古典中学的校长赫里帕奇“有一些规矩,用在生活中十分方便,因此贯彻起来也毫不困难。凡是法律和上司的指示以及通行的温和自由主义规则所要求的,他在公务中都坚决贯彻执行。”小说主人公彼列多诺夫身为古典中学的教师,特别喜欢看孩子哭泣,“尤其喜欢看他们一边哭泣一边向他认错”。他专以惩罚学生为乐趣,因此挨家挨户地向学生家长告学生的状,让家长“鞭打”他们。贵族首席代表威里加认为:“我们俄国乡村居民中间义务和荣誉以及尊重他人财产的感情很不发达。学校有责任认真地和严格地对待这些过失.....应该采取极端的措施。”检察长跟彼列多诺夫大谈特谈“遗传”,疯狂地叫嚣:“想要从住在茅草房里的庄稼人中间培养人才——愚蠢,可笑,失算而且缺德.....等级制度是最明智的社会结构。”

其次,索洛古勃在《卑劣的小鬼》中继承了从果戈理直到契诃夫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讽刺暴露传统,从而把小说的内容提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描写了乞乞科夫为收购“死魂灵”而走访一系列地主庄园的经历,从而暴露了俄国农奴制的腐朽没落。同样,索洛古勃在《卑劣的小鬼》中描写了主人公彼列多诺夫为了在当地给自己寻找靠山并且进行告密而逐个拜访城里所有的头头脑脑的过程,从而揭露了当年俄国内地统治阶层的嚣张与腐败。检察长阿维诺维茨基“总是愁容满面,仿佛他生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训斥和痛骂他人。他给别人造成的不是恐惧就是难堪,因为他不知疲倦地向别人大发脾气,或者用流放西伯利亚和罚苦役来威胁他人。”“抽一百鞭子!”这是阿维诺维茨基最喜欢的一句口头禅,尽管“不应该照字面来理解这句话,——它的意思只是痛斥一顿。”贵族首席代表威里加一心想当上省长,认为“国家所有的公职,除了最低等的,都应该掌握在贵族的手里。平民知识分子担任国家公职,当然是一种不希望发生的现象,也是搅乱了我们的安宁的原因之一。”警察局长敏邱科夫长着一双“能划拉的手”,手指弯曲,像个耙子。县地方自治局主席基里洛夫“那双机灵的但如同死人一般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始终盯着未来。活的灵魂被什么人从他的躯体里给挖出来并且装进一个长方匣子里了,把一个并非活的但却精明强干而又忙忙碌碌的鬼魂给放进他体内,取代了活的灵魂”。小说准确地描写了一个偏僻小城的日常生活习俗,真实地表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令人惊恐、使人窒息的邪恶气氛。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反动势力飞扬跋扈,气焰嚣张,知识界受到严重的精神压抑,普遍丧失了崇高理想和斗争精神。正如契诃夫在中篇小说《六号病室》里所描写的那样,整个俄国就是一个大监狱,主人公格罗莫夫经常看见士兵押送戴着镣铐的犯人,发现他家附近经常有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或者有两个陌生人突然停在他家的门前,于是他觉得暴力迟早要降临到他的头上,最后终于失去了精神平衡,被关进精神病院。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庸俗不堪的市侩

习气成了一种毁灭人性的泥潭。《卑劣的小鬼》的主人公彼列多诺夫一心想要当上学监。与他同居多年的瓦尔瓦拉从前给沃尔强斯卡娅公爵夫人当过使女,公爵夫人来信表示,如果彼列多诺夫正式娶瓦尔瓦拉为妻,她定能给他谋到梦寐以求的学监职务。但他迟迟得不到这个差事,便怀疑有人从中作梗,整天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害怕一切人,甚至一切物品。这个人物形象不禁使人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别里科夫,难怪《卑劣的小鬼》通过人物对话提到了这篇于1884年问世的短篇小说。的确,彼列多夫与别里科夫有许多相似之处。别里科夫对人,对生活提出一个要求:“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才好!”因此,他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同时也要求生活中的一切都装在“套子”里。但是,彼列多诺夫又比别里科夫进了一步,他仇恨一切人,人人都成了他怀疑的对象,他甚至觉得就连扑克牌上的人物都是监视他的密探。“我们的城市现在就是这样,一有点儿事,马上就有人告密。”于是彼列多诺夫决定“自卫”,进行告密,不管什么人,只要是他想到的,他就告发,不仅告发活着的人,就连纸牌上的王后都告发,告密成了他的生活内容。彼列多诺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是沙俄反动势力的鹰犬,难怪他后来在索洛古勃的长篇三部曲《编造的传说》第三部《烟与灰》中当上副省长并且与黑色百人团狼狈为奸,疯狂镇压群众革命运动。

然而,彼列多诺夫的形象并非别里科夫形象的简单延续或发展。《卑劣的小鬼》也不完全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内容。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在于“把偶然升华到了必然”。这里所说的“必然”并非我们现在通用的那个意义,而指的是象征主义的哲学。小说情节进展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小

鬼”。^① 彼列多诺夫搬到新居的当天，“不知从何处跑来一个没有固定形体的小畜牲——灰色的、行动敏捷的小鬼。只见它笑嘻嘻，哆哆嗦嗦，围着彼列多诺夫转来转去。他向它伸出一只手，它就迅速地溜掉了，跑到门外去了，或者钻到柜橱底下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它又出现了，哆哆嗦嗦，逗弄人——灰色的，形象模糊，动作敏捷。”从此以后，这个“又脏又臭，既让人厌恶又叫人恐惧的”小鬼一直伴随着彼列多诺夫。他害怕这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竭力想要摆脱它，念驱邪咒语，用斧子劈，但无济于事，小鬼照样随时随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讥笑他，捉弄他，引起他无限惊恐。最后，彼列多诺夫终于在小鬼的引诱下纵火烧了正在举行化装舞会的公共俱乐部。这个小鬼虽然是彼列多诺夫神经错乱时出现的幻觉，但从艺术表现上来看却是彼列多诺夫的“同貌者”，是他的内心状态的外化，是他的精神世界高度概括的物质化。二者彼此补充，互为镜子。这一艺术处理手法来自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中德米特里在梦魇中与小鬼对话的场面。

《卑劣的小鬼》这个标题出自米·莱蒙托夫一首题为《写给孩子们的童话》的诗：

摇摇摇摇我不知道那是伟大的撒旦
摇摇摇摇抑或是卑劣的小鬼……

根据基督教神话，撒旦是个恶魔的形象，曾是欧洲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具有不同的意义，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把撒旦写成

^① 原文是 недотыкомка，这本是索洛古勃所熟悉的诺夫哥罗德地区的方言，意为：“爱委屈的人”、“小性子的人”、“经不起说笑的人”，“碰不得的人”，但此处却指抓不着、触不到的鬼怪。索洛古勃曾经以此为题写过一首诗，其特征与小说中所描写的相似：逐之不走，打之不去，驱邪咒语不灵。译者没有找到相应的汉语词汇，姑且与小说标题相呼应，译作“小鬼”。

反抗上帝的叛逆者(尽管最后还是向上帝屈服了)。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该隐》中,堕落天使卢弗息是傲岸不屈和热爱自由精神的化身。歌德的《浮士德》中,靡菲斯特作为恶的体现者,跟上帝打赌,到人间引诱浮士德走上邪恶的道路(尽管最后遭到失败)。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笔下的恶魔是个个人主义者,因此无限孤独,但他毕竟还是上帝的反抗者,因此是“伟大的”。可是在索洛古勃的小说里,小鬼尽管也还是邪恶的体现者,但已经蜕变为渺小而又“卑劣的”了。它完全失去了先辈们的反抗精神和傲岸不屈的性格,脱下了闪着浪漫主义光彩的披风,成为一个让人恐惧和厌恶的“小畜牲”,只是在桌子、柜橱底下和人们的胯下钻来钻去。彼列多诺夫作为小鬼的“同貌者”,卑鄙无耻和肮脏丑恶,既惊恐而又愁苦。他“走在不洁净的和绵软无力的土地上,受着朦胧的恐惧的折磨,——在神圣中找不到慰藉,在人世间找不到欢乐,——因为他现在也跟任何时候一样,用那双死人般的眼睛观看世界,像一个在痛苦的孤独中熬煎的恶魔一样,惊惧而悲伤。他的感情麻木了,他的头脑成了腐蚀和扼杀一切生机的机器。凡是到达他的头脑里的一切,都变成了邪恶和污秽。他在事物中所看到的是不可救药并且因此而高兴……每逢有什么东西在他面前被弄脏的时候,他都高兴得笑起来。他鄙视整洁的学生,迫害他们。他把他们叫做臭美的人。他对邋遢者更能理解。他没有心爱的物品,同样也没有心爱的人,——因此大自然只能从一个方面对他的感觉起作用,只能扭曲他的感觉……幸福,对他来说只意味着无所事事,与世界隔绝,固步自封,满足自己的口福,填饱肚子。”

1905年,马·高尔基在其著名论文《个性的毁灭》里考察了伴随着资产阶级知识界从上升到没落的过程欧洲和俄国文学主人公演化的历史,概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市侩的典型特征。他认为“从普罗米修斯蜕变为流氓”是“个性在精神和肉体上蜕化的结果”。“流氓是丧失社会感情的人物:他不能够感觉到自己与世界上有任何联系,不能意识到自己周围有任何价值存在……丧失了对自己个人

生活的价值的认识”。 “在精神上日趋于贫乏 ,在矛盾的黑暗中迷失了路途 ,为着努力寻找一个舒适角落以藏身而显得这样可怜又可笑 ,个人就始终是在不断在自我分裂 ,越来越变得精神渺小了。”^①高尔基的论述完全适用于彼列多诺夫的形象以及成了普通名词的“彼列多诺夫精神”。然而 ,索洛古勃仅仅在这一点上与高尔基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接着便与他分道扬镳了。这两位作家在观点上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 ,高尔基所说的“流氓”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 ,专指蜕变为市侩的资产阶级知识界 ,而索洛古勃则把“彼列多诺夫精神”扩展为人类的普遍精神状态。其次 ,高尔基与资产阶级市侩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大写的“人”的理想 ,而索洛古勃却是个唯美主义者 ,“把艺术和幻想看得高于现实” ,用“幻想” ,“编造的传说”与丑恶的现实相对立。

索洛古勃在《卑劣的小鬼》第二版序言中写道 :“我可爱的同时代人 ,我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你们。”彼列多诺夫的脸上好像是没有任何表情 ,就跟上足了发条的人偶一样 ,呆滞木然 ,只有一种贪婪的欲火在眼睛里死气沉沉地燃烧着。索洛古勃认为“他瞎了双眼 ,渺小而可怜 ,跟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一样。”小说的其他人物也都具有“彼列多诺夫精神” ,构成一个群魔乱舞的疯狂世界。化装舞会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 ,舞会的参加者带着假面具 ,却赤裸裸地暴露出所固有的兽性 ,成了一群疯狂的野兽。最后一个场面更具有象征意义。萨沙化装成日本艺妓 ,因此获得了最佳女式服装奖。颁奖之后 ,大厅里掀起了疯狂的嘈杂声 ,有人打口哨 ,有人谩骂。大家全都向着艺妓涌过去。激动的人群把艺妓团团围住 ,谷穗女神向艺妓扑过去 ,尖声尖气地叫着 ,攥起干巴巴的拳头。别的一些人也随着她涌上来。艺妓进行绝望的挣扎。开始了野蛮的围攻。扇子被撕破了 ,有人抢过来 ,扔到地上 ,踏上脚去踩。人群把艺妓围在中间 ,在大厅里涌过来涌过去 ,弄得看热闹的人疲于奔

^① 马·高尔基 :《个性的毁灭》 ,译文载《文艺理论译丛》第一期 ,1956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54 页。

命。“这些人都得狠狠地打！”一个心肠狠毒的小女人尖声叫道。喝醉了的格鲁申娜躲在别人身后，唆使沃洛京和别的一些熟人前去殴打。“拧她，掐这个下流的女人！”她叫喊着。玛齐根捂着鼻子，——鼻子出血了，——从人群里蹿出来，抱怨地说道：“一拳头正好打在鼻子上。”一个疯狂的年轻人用牙咬住艺妓的衣袖，一下子把袖子撕下半截。艺妓叫喊道：“救命呀！”另外一些人开始撕她的衣服，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裸露出来。沃洛京尽力地揪艺妓，尖声叫着，做出鬼脸，干净利落地从艺妓的衣服上撕下一只袖子，用它把自己的头缠上……

彼列多诺夫一心想谋到梦寐以求的督学差事，最后发现上当受骗并且因此而发疯，这是《卑劣的小鬼》的主要情节线索，与此相对立，还有一条次要情节线索，这就是柳德米拉小姐对中学生萨沙的“爱情”。如果说前者体现了恶，那么后者则体现了美。柳德米拉喜欢花朵、香水、鲜艳的衣服，自称是个“异教徒”，是个“罪恶的女人”，为自己没有生在古代的雅典而感到遗憾。她把萨沙奉为“少年天神”，“天神般的少年”，当成古希腊的文化守护神——裸体的青年阿波罗。萨沙则把柳德米拉幻想成泡沫中所生的爱神和美神阿佛罗狄忒。索洛古勃深刻地意识到了：“在我们这个世纪里，美的确是被践踏了，被亵渎了”。格鲁申娜的裸体虽然也很美，但由于跳蚤咬的疙瘩而遭到破坏。然而，作家的美的理想却是软弱无力的，不足以与“彼列多诺夫精神”相抗衡。柳德米拉与萨沙的“爱情”并没有摆脱庸俗的市侩习气，吸引着他们的仍然是“肉体，强壮的，匀称的，一丝不挂的，给人以快感的”。

神话构成了《卑劣的小鬼》内涵的最后一个层次。如果说柳德米拉和萨沙的情节蕴含着古希腊神话的因素，那么彼列多诺夫和沃洛京的关系则脱胎于基督教的神话故事。据《旧约·创世记》所载，人类的始祖亚当有两个儿子，长子该隐是个种地人，次子亚伯专司牧羊。哥哥以禾谷，弟弟则以头生羊羔为供物献给上帝。上帝高兴地接受了亚伯的供物，而对该隐的则不中意。于是该隐不顾上帝的告诫对亚伯产生了妒忌，将他骗到田间杀害了。彼列多诺夫与沃洛京之间的关系体现

了该隐与亚伯的骨肉相残,暗喻着当代社会中的罪恶。彼列多诺夫受着“一种原始的狠毒心态”的驱使,表现出强烈的破坏欲,在毁坏物品中得到享乐。他在搬家之前,为了跟女房东作对,故意把室内的墙壁弄脏,撕下壁纸。他在街上经过一根挺拔而整洁的柱子时,就想要使它变得弯弯曲曲和肮脏不堪。为了不让暗探躲在树后监视他,他把花园里的树木砍掉。作者认为这种心态就是“尚被禁锢着”的犯罪意志的初步表现,是“从远古的该隐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的。正是这种“该隐基因”使彼列多诺夫走上了凶杀的道路。沃洛京全身从上到下,从长相到动作举止,都非常像是一只绵羊:头发如同羊毛一样,是卷曲的,眼睛凸起而又呆滞,——一切都跟一只欢蹦乱跳的绵羊一模一样,说话和笑起来像绵羊一样咩咩叫,——他注定成为“供物”,成为刀下的牺牲品。彼列多诺夫在谋求学监差事的过程中以及知道上当受骗以后始终怀疑、嫉妒和惧怕沃洛京,最后终于在疯狂中把他杀死。索洛古勃认为这是潜在于人的精神底层的犯罪意志的总爆发。

广泛运用古希腊的、基督教的以及俄罗斯民间的神话题材,这完全符合俄国象征派关于“新神话艺术”的美学主张,给作品涂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同时也体现了索洛古勃本人的艺术风格特点。后来,他在长篇三部曲《编造的传说》(初名为《妖术》,1904—1905)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特点,使现实和非现实,日常生活和神话这两个层次相互转化,描绘出“唯我主义”世界的图画,同时在象征主义的神秘情节中加进了对当代社会的具体讽刺。

* 摇 * 摇 *

早在索洛古勃在世的时候,我国就曾译介过他的作品。1904年,《小说月报》第5卷以《俄国文学研究》为题出版一本号外,刊登了周建人译的介绍索洛古勃的论文(作者为英国的约翰·科尔诺斯)以及同一译者所译的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说《白母亲》。索洛古勃在前苏联

几乎一直受到冷落,虽然 1924 年和 1925 年曾经两次出版《卑劣的小鬼》并且在 1924 年和 1925 年出版过他的两小本诗选,编进《诗人文库》,但与这位作家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所占的地位极不相称。大约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也不再有人提及索洛古勃了,因此当代读者对他是很陌生的。前苏联数十年间无人涉足于费·索洛古勃生平和创作的研究,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史论著中,见不到一本关于费·索洛古勃的专著,甚至找不到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为了让当代读者对这位作家的生平有所了解,我们翻译了他的夫人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切鲍塔列夫斯卡娅(1884—1954)的《费奥多尔·索洛古勃(传记资料)》附在书后。作者也是作家,在创作中曾与索洛古勃进行密切合作,本文是她应著名文学史家谢·阿·温格罗夫之约为其编纂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1917—1954)》(1954 年出版)撰写的,所述事实是可靠的。但这篇《传记资料》只写到 1925 年,亦即索洛古勃 26 岁的时候。关于他的晚年生活,我们根据有关资料略做如下补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索洛古勃写了一些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诗作,而十月革命以后又没有明确地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因此他逐渐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创作也随之衰退,失去了广大读者。他曾多次呈请出国,并且在 1924 年为此专门给列宁写了一封长信,但最终也没能获准。1924 年以前,索洛古勃出版了愿本薄薄的诗集,后来主要靠翻译维持生活,1926 年 8 月 24 日在列宁格勒逝世。

译者

1954 年 8 月 摇 哈尔滨

第二版作者序言

长篇小说《卑劣的小鬼》于 1934 年动笔, 1936 年完成。1937 年首次发表在《生活问题》杂志(第 28—29 期)上刊载, 但没有最后几章。^① 小说全文首次于 1937 年 1 月由“野蔷薇”出版社出版问世。

我在报刊上以及在所听到的口头反应中发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些人认为作者是个非常坏的人, 希望通过教师彼列多诺夫的形象提供一幅个人的肖像, 描绘他自己。作者出于真诚而不希望以任何方式为自己辩护和美化自己, 因此用最阴暗的色彩涂抹了自己的面貌。他为了登上各各他山并且在那里受难而完成了这一惊人的举动。^② 于是写出了一部有意思而无害的长篇小说。

说它有意思, 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世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坏人。说它无害, 是因为读者可以说：“这写的不是我。”

另外有些人对待作者并非如此残酷, 认为小说中描绘的彼列多诺夫精神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甚至有些人认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消仔细地审视一下自己, 都能在自己身上发现不容置疑的彼列多诺夫的特点。

在这两种意见当中, 我更偏爱让我感到更愉快的那一种, 也就是第

^① 《生活问题》杂志连载了《卑劣的小鬼》前 10 章, 第 10 章—14 章因该杂志停刊而未能面世。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以下不另说明。

^② 各各他山, 一译髑髅地, 传说位于耶路撒冷西北不远的一小座小山, 古犹太人的刑场。《新约圣经》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于该地。

二种。我没有必要根据自己进行虚构和写作,我的小说中一切离奇的、日常生活的和心理的成分皆以非常准确的观察为依据,我在自己的周围拥有足够的“原型”可供我写作这部小说使用。如果说小说的写作值得肯定,那么只是由于把偶然升华到了必然,让严厉的阿南克取代散布逸闻趣事的埃斯^①来占据主宰地位。

诚然,人们都喜欢别人爱他们。他们喜欢让人描写灵魂崇高的和高贵的方面。他们甚至希望在恶人歹徒身上看到善举的闪光,看到如古人所说的“神圣的火花”。因此,一旦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是对邪恶的阴暗描写,尽管这种描写是正确的和准确的,他们也不肯相信。于是他们就要说:

“他写的是他自己。”

不,我可爱的同时代人,我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你们,小说中描写的卑劣的小鬼及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同貌者、彼列多诺夫夫妇阿尔达利昂和瓦尔瓦拉、帕威尔·沃洛京、鲁吉洛夫家的达莉娅、柳德米拉和瓦列莉娅、亚历山大·佩尔尼科夫和其他一些人,就是你们。写的是你们。

这部小说是一面做工精巧的镜子。我精心地制作,长时间地进行研磨。

我的镜子的表面光洁平整,构造纯净。多次进行测试,仔细地进行检查,它没有丝毫的瑕疵。

不管是丑恶还是美好,都能同样精确地反映在这面镜子里。

1918年 1月

^① 阿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必然和命运之神;埃斯则本来是他的助手,帮助他纺出人的命运之线,但此处似乎是指偶然之神(实际上偶然之神是提赫)。

第五版作者序言

我本来以为彼列多诺夫的仕途完结了，他杀死沃洛京之后便被关进精神病院，他不会出院了。可是近来却有消息传到我这里，说彼列多诺夫的精神故障是暂时的，并没有妨碍他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获得自由，——这个消息当然不十分可信。我提到这个消息，只是因为有些事情尽管不可信，可是在当今却经常发生。我甚至在一家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我正准备写作《卑劣的小鬼》第二部。

我听说，瓦尔瓦拉得以让某人相信彼列多诺夫采取那样的行动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沃洛京说过令人气愤的话，暴露出了令人气愤的意图，临死前说了一些前所未闻的狂妄的言论，所以才招至悲惨的结局。我听说，瓦尔瓦拉这番陈述引起了沃尔强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兴趣，于是公爵夫人尽管以前忘了为彼列多诺夫说人情，这回却积极参与了他的命运。

彼列多诺夫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就这个问题得到的信息很含混而且自相矛盾。一些人告诉我，彼列多诺夫进入警察局供职，就像斯库恰耶夫建议他的那样，并且当上了省政府的顾问。担任这一职务时政绩卓著，于是步步高升。

另外一些人却告诉我，阿尔达利昂·鲍里索维奇并没有在警察局供职，那是另外一个彼列多诺夫，是我们这位彼列多诺夫的同族。阿尔达利昂·鲍里索维奇本人没有可能担任公职，要么就是他不愿意担任公职，他从事文学批评了。他的论文里显露出了他以前所具有的那些特点。

我觉得这个消息比第一个消息更不可靠。

假如我有可能得到关于彼列多诺夫以后活动的确切信息 ,我一定要相当详细地讲一讲。

第七版作者序言

我的长篇小说《烟与灰》(《编造的传说》的第四部)^①的细心的读者当然已经知道了彼列多诺夫如今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1954年 缘月

① 《编造的传说》是费·索洛古勃的长篇三部曲,原名《妖术》,1934年发表第一部,1935年发表第二部《血滴》,1936年发表第三部《奥尔特鲁达女王》,1937—1938年发表第四部《烟与灰》。但1954年,费·索洛古勃出版五卷本文集时,把《妖术》改名为《编造的传说》,原第一部和第二部合成为第一部,名为《血滴》,原第三部《奥尔特鲁达女王》成了第二部,因此《烟与灰》自然也就成了第三部。彼列多诺夫在这部作品里当上了副省长。